

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

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井原西鶴
好色五人女

根据日本角川文库第五版译出

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

〔日〕井原西鶴 著

王向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27,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册

ISBN7-5327-0766-3/I·381

定价: 4.90元

译者前言

近年来，我国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逐渐趋于系统和全面，日本的古典和现当代的许多重要作品被陆续译过来了。但井原西鹤这位日本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个不小的缺憾。这位作家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教科文组织选集》而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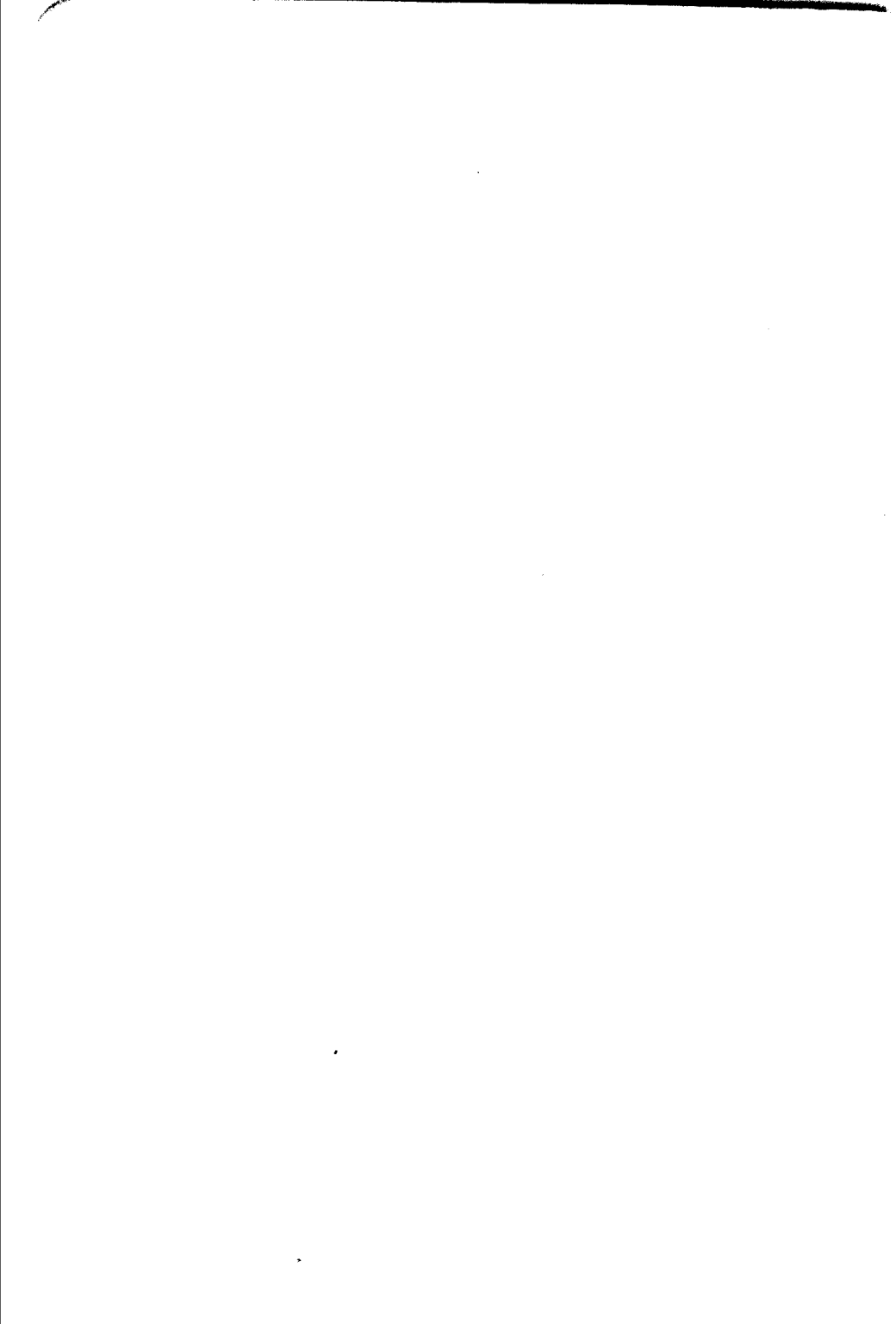
井原西鹤(1642—1693)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作家。他出身于大阪的富商家庭，年轻时热衷于俳谐(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创作，并对俳谐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成为俳谐流派“谈林派”的中心人物。1682年，西鹤的小说《一代风流汉》在大阪、江户(今东京)印行数次，大受欢迎。这部作品描述主人公世之介一生的爱欲生活，淋漓尽致地披露了当时日本的“町人”(城镇商人、手工业者)阶层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开辟了日本文学史上全面地、直接地描写町人社会现实生活的先例，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浮世草子”(描写现实生活的市井小说)。

井原西鹤的市井小说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反映町人阶层爱欲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除《一代风流汉》外，重要的还有《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和《一个荡妇的自述》。这些作品反映了町人这个新兴阶层的旺盛的生命力，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追求与封建制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他们对封建观念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冲犯和反抗，也表现了町人社会的道德堕落。

第二类作品是描写町人阶层经济生活的经济小说，代表作有《日本致富经》和《处世费心机》。这类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日本町人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宣扬重商主义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日本国民那种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渊源。此外，西鹤还写过一些描写武士生活的“武家小说”和描写逸闻趣事的“杂话”。

作为描写封建社会后期城镇商人和手工业者生活的市井文学，西鹤的创作虽与欧洲文学史上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三言两拍”、《金瓶梅》等作品不无相似之处，但是西鹤毕竟取材于日本的现实生活，反映了日本町人的世态，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所不能代替的。

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



卷一 姬路^①的美男清十郎的故事

一、恋欲令智昏 花街少人情

春天的大海，风平浪静。满载货物的船抛锚停泊。室津^②是一个繁华的大港口。这里有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商人，名叫和泉清左卫门，家境富足，万事如意。他的儿子名叫清十郎，生就一副英姿俊貌，比在原业平^③的画像还漂亮。清十郎耽好女色，从十四岁的那年秋天就涉足花街柳巷。这个港口有妓女八十七人，个个都与他有来往。女人们写来的山盟海誓的书信达一千余封，铰下的指甲手匣里盛不下，剪下的头发可搓成一条粗绳子。大概无论怎样善于嫉妒的女子都会钻进这张情网之中吧。每天女人寄来的情书堆积如山，赠与的有家徽的窄袖便服，清十郎手也未沾，就扔掉了。三途川的剥死人衣服的老婆子，看见这些扔掉的衣服，会大吃一惊，剥取死人衣服的欲望大减。高丽桥的估衣铺，价钱也不会提上去吧？有人竟记下这位好色之家的门口，预先守候在那里，把扔出来的东西收拾起来，认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能高价拍卖，大发其财。此事真是荒唐。世人都慨叹说：“过不了多久，镇公所的父亲断绝关系的记录簿上，一定会有他的名字。”但人一旦走上此路，就很难回头。

这时候清十郎又认识了一位叫皆川的妓女。他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已结下白首之盟。别人的诽谤，世间的谣传，一概

置之不理。岂止月夜秉烛，大白天也关门点上灯，在没有白昼的天地里纵情玩乐。清十郎召集一伙下流的小兄弟，让他们模仿巡夜的梆子声和蝙蝠的鸣声，并让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在门前烧茶，施与过路人。他们敲钟念佛，声称是为死去的久五郎祭魂，搭起了灵棚。他们不用麻秆，而是焚烧杨枝，作为送走魂灵之火④。这些事情做完之后，说世界地图上有一个“裸岛”，要仿照他们赤身裸体，便在家中脱得精光。他们硬让很不情愿的妓女剥掉麻布单衣，妓女因肌肤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颇为害羞。其中有一位叫吉崎的国女郎⑤腰部生有白斑病，长年瞒着，无人知晓。今日大家凑过来向她叩拜时，发现有这种皮肤病，连连叹道：“真象鲛鱼似的！”大扫其兴。其他的女人，越是仔细端详越是难看。后来逐渐冷场，真是无趣极了。恰在这时，气得忍无可忍的清十郎的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屋内来。清十郎猝不及防，无暇逃避，只是一个劲儿地哀求：“只此今日，下不为例，请父亲饶了我吧！”清十郎的父亲不予理睬，只是吼道：“快给我滚！”说完，走了出去。皆川等妓女哭了起来，真是搞得无法收拾。小兄弟中，只有一个叫暗夜治介的人，一点也不害怕。对清十郎说：“俗言道，身无一物的男子汉，百贯钱也不换。即使只剩一块兜裆布，也能在世活着。清十郎兄，你不必害怕。”即使在此时也还有意思，至少还可以吃着喝酒，借酒消愁。

① 今兵库县姬路市。

② 在今兵库县揖保郡，当时为内海航路大港。

③ 平安朝前期的美男子，歌人。

④ 原文为“送火”。盂兰盆节的最后一天（七月十六日）为送走祖先之魂而点的火。

⑤ 国女郎，是三等妓女，位于“太夫”“天神”之下。

此事过后不久，妓院方面一反常态，清十郎拍手①也无人回应，到了时刻也不把喝的东西端出来。清十郎说：“我想喝茶！”才有人很不礼貌地端两个天目茶碗②出来。再回来时油灯的灯芯已烧掉了大半截儿。他把妓女一个个喊来，她们又一个个返回。唉！见异思迁本是花街柳巷的习俗，有金钱的时候才有人情啊！清十郎想：从皆川那方面来说，她一定悲痛欲绝。把她一个人留下在泪水中度日，真是可怜呢！我如果向她表示想死，她一定会说：“咱们一块死吧！”想到这里，他万分伤感，千头万绪，心烦意乱。皆川看透了清十郎的心思。她却说：“你竟要去寻短见，这多么愚蠢啊。我虽也想说‘和你一块死吧’，但无论如何我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接客的妓女这时都对你变了心，那是她们的本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都是以前的缘分。”说完掉头就走了。

皆川这番话可真是出乎清十郎的意料，清十郎大失所望。他伤心地想：虽说她们是妓女，但抛弃了以前的熟客，也未免太狠心了，真是一种残酷的作法。他眼泪汪汪，正要从房间内出去的时候，皆川身穿白色衣服走了进来。她紧紧搂住清十郎哭道：“不死的话，咱俩何处可去呢？！要死，现在就死吧！”说罢取出两把剃刀。清十郎顿时大喜，不料这时众人赶来，把他们俩分开。皆川被带回雇主那里去了。清十郎被人围起来，大概是由于向父亲赔了罪的缘故吧，他被送到菩提寺的永兴院里去了。那时他年方十九，正值盛年，出家为僧，实在是很难得的。

① 唤人的记号。

② 茶道用抹茶茶杯的一种。

二、求人缝衣带 情书露出来

“哎呀！快喊外科医生！苏醒剂在哪儿？”只听得一阵骚喧。有人问：“出了啥事儿？”众人叹气说：“皆川自杀。”又问：“没救了吗？”问话之时，皆川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哎！这真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世界。因为这事隐瞒了十余天，清十郎才没有和皆川同死，真是一个薄情的人。

清十郎的母亲捎话说：得让自暴自弃的清十郎活下去，于是清十郎离开了永兴院。在播磨国的姬路有熟人，就悄悄离开了室津，去姬路求访。那位熟人想起以前他们的交情，对清十郎多方关照。又过了一些日子，但马屋九右卫门这家商店，正寻找一个能够操持店面的二掌柜。清十郎想：“那儿也许是长久的安身之地吧？”在关照他的这家主人的斡旋下，他开始了雇工生活。

清十郎相貌潇洒、脾气温和、精明能干，很讨别人的喜欢。尤其是，他虽是喜好女色的男子，但不知何时他对自己的服饰打扮全不在意了。他厌倦了恋爱，每日勤勤恳恳地干活。店主也把一切都托付于他，对渐渐积多的金银喜在心头，对清十郎百依百靠。

且说店主九右卫门有一个妹妹，叫小夏。虽说今年已十六岁了，但对男人百般挑拣，至今还未确定终身大事。这姑娘，乡下不用说，即使在京城，也是良家女子中的绝色美人。京都的人说，以前岛原^①这地方，有穿着风蝶家徽的太夫^②，但小

① 著名妓院区。

② “太夫”是最高等的妓女。

夏比这些太夫强得多。在此无需将长相一一列举说明，可以对比着太夫来想象。

小夏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也可想而知。那时候，清十郎把平常用的龙纹^①的衣带拿给叫中居^②龟的女佣人，对她说：“这个衣带太宽了，穿着不合适。你给适当地改缝一下吧。”女佣人麻利地解开一看，衣带里面有过去寻花问柳时遗留下的书信。小夏也过来翻阅展读。书信竟有十四、五封，收信人都写的是“阿清”。后面的署名各不相同，有：花鸟、浮舟、小太夫、明石、卯叶、筑前、千寿、长州、市之丞、子良、松山、小左卫门、阿吉、出羽。都是室津的妓女的名字。无论是哪封信，都寄托着女郎们的痴情，充满着她们的思念。她们以命相从，看不出接客妓女的虚情假意，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实感。如果这样，那些妓女当然不是憎恨清十郎。作为一个男子，他当然具有与之交往的价值，而且其中或许存在富有趣味之处吧？

无论是哪个女子，一旦相思起来都是很痴情的。不知不觉间，小夏爱上了清十郎。从此以后她昼夜苦苦思念。灵魂离开了自身投入清十郎的怀抱。她说话时也颠三倒四，不明不白，春花秋月，视若无睹；冬日雪落，不见其白；夏日杜鹃，不闻其声。何时是盂兰盆节，何时是春节，她已前后颠倒。爱情在她的目光中，在言谈的细微之处都显露出来了。

在此间帮工的女佣人想，这是世间人之常情，想办法帮她实现心愿吧。她们感到小夏很可怜，但与此同时自己也恋慕起清十郎来了。管裁缝的女佣拿针刺破皮肤，用挤出的血写成推心置腹的血书。不识字的中居求人代写，把男人代写的

① 无斜纹的粗线织绢类织物。也有织出花纹的。

② “中居”指中等女佣，位于上等佣人“腰元”和下等女佣“下女”之间。

情书叠好塞进和服袖子里。腰元把茶水送到清十郎所在的店里，本来这茶水不送也可以的。看孩子的乳母借口来找孩子走近清十郎，把孩子交给清十郎抱在膝盖上撒尿。用娇媚的语气说：“你也结婚吧，快快生个孩子。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之后，就到这儿当乳母了。我男人是个窝囊废，说是眼下到肥后的熊本去当伙计了。我和他分手时，就已经扯了离婚证，现在我是一个单身女人呢！虽说我长得有点肥胖，可是樱桃小口，头发也打卷儿。”她这些话很可笑。还有的下女，在盛咸鱼炖萝卜菜时，把鱼骨头和鱼头都剔出来，只把鱼肉给清十郎。此事也很可厌。清十郎在这些深情厚意的包围之下，或喜或悲，自然而然地对商店事务疏忽起来，穷于应付香艳之事。后来觉得很厌烦，变得象半夜醒来的人似的茫然呆滞。可是小夏却托人不断地送信来。清十郎也头脑发热，倾心于小夏。但在这个人多之家，不能偷偷行事，所以两人互相抱怨。恋能伤身，清十郎逐渐消瘦下去，漂亮的容貌也日见憔悴，自然是徒然虚度岁月。

渐渐地，他们以卿卿我我为乐。心想：生命为万事之本，只要活着，终究会成眷属。如此相互鼓励。而小夏的嫂子对这两人的关系早已设防。每天夜晚决不粗心大意。在店里、内宅和隔门处严加戒备。因而他们留心灯光。来订货的人下车开门的声音，对正在热恋的人来说，比打雷还可怕。

三、合拍敲大鼓 跳起狮子舞

插州的名胜尾上，樱花一开，不用说妇女们趁机炫耀美貌，漂亮的姑娘也由母亲带着，出来夸示其风采。这也是当今的风尚人情。妖怪和姬路的于佐贺部狐^①反而也易被女人迷

住吧？但马屋一家也想出来春游，于是抬起一排轿子出发了。

清十郎在最后压队。高砂和曾根的松树抽出新芽，青翠欲滴，沙滩的景色真是无与伦比。村上的孩子们，各自手拿竹耙子搂松树落叶。女人们争先恐后地薅嫩草，在草儿稀疏的地方，铺上花色的坐垫和毛毯。大海一平如镜，火红的夕阳，与女人的衣袖竟相比美。赏花的游人却不想看山藤花和棣棠，而是倾心注目于但马屋一家的小帐篷中，流连忘返。但马屋家的人们打开小酒桶，高兴地想：醉酒是只有人才有的乐趣。今日有女人助兴，干脆忘却万事，一醉方休。帐篷内净是女人在斟酒，男人只有清十郎一个。抬轿的仆人站在外面，对大碗酒感到心满意足，乐得不亚于做梦变成蝴蝶的庄子^②。喝得酩酊大醉，似乎整个旷野也归自己所有了。一副忘乎所以的样子。

这时才发现人都站立起来，打起了花花点儿的大鼓，开始演出神代神乐^③。朝着人多的地方跳起了狮子舞。狮子头的制作很是精巧，可真是绝妙的玩艺儿呢！众人都凑过来观赏。女人们尤其好奇，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喝彩：“好极了！好极了！”舞跳完了，她们还是余兴未尽。跳狮子舞的人还未离开，饶有趣味的曲艺节目又开始表演了。

小夏不想观看这些东西，独自留在帐篷中。推托说虫牙发疼，显出微微痛苦的神态。她随意曲肱而枕，衣带就那样解开着。把很多换穿的小袖衬衣叠起来藏在暗处，似睡非睡地打起呼噜来，做出讨人嫌的样子。心想，这样的時候大概不会顺利见面吧？她真是良家妇女中少有的人儿。清十郎发现只

① 据说是姬路的守护神刑部大明神的原形。

② 见《庄子》。

③ 一种杂技艺术。

有小夏留在那里，就从茂密的松林之后绕过，把小夏招呼过来。小夏也顾不得头发蓬乱。两人一声不哼，呼吸急促，胸口狂跳。眼睛死死盯住帐篷的小窗口，只怕嫂嫂发现而身后的情况就不注意了。起身向后一看，不料有一个打柴的男人，放下担子，握紧镰刀，用一只手整理着兜裆布，显出歇口气的样子，高兴地向远处眺望着。这人并没有看见清十郎和小夏。这真象“藏首露尾”这个词所形容的一样。清十郎发现跳狮子舞的人从帐篷中走出，跳舞在最精采之处戛然而止。观众余兴未尽，很多人依依不舍地离去。

远望崇山峻岭，晚霞飘动。夕阳西下，游人整理东西，要回姬路去了。大概是一种主观感觉吧，好象小夏的腰部发扁了。清十郎稍留在后面，听到游人向狮子舞的演员道谢：“今日托您的福了！今日托您的福了！”只见那地方有演出神代神乐用的道具。心想，要是利用这些东西幽会，想必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何况嫂嫂那么愚笨，她怎能发现呢！

四、一个粗心男 信匣忘在船

俗言道：撑出去的船，不可中途而返。清十郎把小夏带出来，日暮时分赶到饰磨津。他们想，只要两人能生活在一起，哪管是贫苦还是忧愁！于是迫不及待地做好旅途准备，赶制旅途用的衣服。现在正在饰磨津海边的一个小屋里等候上船。

有很多人等候着同一只船，各自都是旅行的打扮。有去参拜伊势神宫的，有上大阪卖小型家具的，有去奈良卖家具的，有醍醐三宝院的山中修行僧，有大和国高山的茶道师傅^①，有上丹波卖蚊帐的，有京都和服绸缎布匹店的，有占卜

吉凶的鹿岛的巫师。真象俗话说的，十人十地，这些人同乘一条船确实很有意思。船老大高声喊道：“哎！开船喽！诸位向住吉大明神^②表表心意吧！请拿出几个供钱来！”说着拿一把柄勺接受供钱。数着人数，喝酒的还是不喝酒的，各让他们分摊七文钱。温酒的铜壶也没有，船老大从小酒桶内把酒倒进汤碗。用燕鳷鱼肉作酒肴。匆匆忙忙，三杯下肚，变得兴奋起来。说道：“今天算是诸位幸运，这风是顺风呢！”说罢把船帆撑起八成，一会儿，船就冲出去一里多远。这时，备前方向的一个信差，摆着手喊道：“喂！喂！我全忘掉了。原来我把刀插好了，却把信匣忘到船舱里啦，是靠在佛堂旁边的呢！”船上的人朝岸边一看，戏弄他说：“你的话这里怎能听见呀？你的睾丸还在吗？”那个人一本正经地摸索了一下，说：“确确实实，两个都在！”逗得众人哄然大笑。那人说：“什么事都这样开玩笑，真没办法。快把船撑回来吧！”于是，船又向回划去。众乘客说：“今天出门，运气不好。”大家都很生气。

不久，船一靠岸，从姬路来的追赶者，到处乱窜。说道：“或许在这条船上吧？”开始搜索起来。小夏和清十郎知道难以藏身，只是哭泣着说：“可悲呀！”而那些无情的人完全不予理睬，把小夏拉上一个戒备森严的车子，将清十郎绳捆索绑，回姬路去了。人们亲眼目睹了两个人的惨状，没有一人不感到可怜。

那一天清十郎被投进了牢房，开始过那悲苦的日子。但他全然不想自己，不由自主地喊：“小夏，小夏！”他想：“要是那个男人不把信匣忘在船上了，这会儿就到了大阪。在高津附近租借个房间，雇个女佣来侍候着，我先和小夏睡上五十几天，

① 原文“茶洗师”。“茶洗”是茶道搅和茶叶沫使起泡沫的小圆竹刷。

② 据说住吉大明神是“船灵”。

身也不翻，谈个痛快。可是这一切都成了梦幻，实在是遗憾呢！真想让谁把我杀掉算了。唉！度日如年，这个世道，我是讨厌透了。”他不知几次地把舌头紧紧贴在牙上，闭着眼睛。他还是对小夏恋恋不舍，竟不顾体面地哭起来：“还能有机会，最后看一次那漂亮的姿态吗？”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大概就是对此而言的吧？看守的人也觉得确实可怜，多方安慰他。就这样让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小夏也同样思念着清十郎。她绝食七天七夜，向室津明神山的神社写了求愿书，乞求保住清十郎的命。有一天深夜时分，她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有一个老翁站在她的枕边，十分灵验地宣谕：“今日我老汉所言之辞，你当倾耳细听。世人当灾难临头之际，立即进行无理之许愿，有灵验之神也不会使之如愿以偿。诸如，祈求福德骤降，祈求得到他人之妻，祈求杀掉自己的仇敌，祈求阴雨时节风和日丽，祈求塌鼻子变成高鼻梁。各种各样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实现的。向毫无作用的神佛祈求反而会招致厄运。前不久的祭神仪式上，参拜的男女凡一万八千一十六人，无一人没有很深的欲求。听来也许很可笑，他们把供钱投进去，十分高兴，心想神灵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洗耳恭听。在参拜人之中，有一人信心十足，她是高砂煤店的一位女佣人。声称自己无任何欲求，只求生活愉快而前来参拜。拜完后刚要回去，没走几步又折了回来说，请让我得到一个男人。回答是：你向出云的神社去请求吧！这里无能为力。那女子没听完就拂袖而去。你请求你父兄为自己找一丈夫，虽说未尝不可。但你已背上好色之名，恐后日命运多舛。你不惜性命却能长生，清十郎珍惜性命，却要在近日了结此生。”小夏做的这个梦，历历在目，令人不寒而栗。醒来后心生恐惧，歔歔泪下，哭到天明。